

WENTAN QINLI JI

# 文坛 亲历记

柳萌 著

東方出版社

# 文坛亲历记

柳萌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鲁 静  
装帧设计:徐 晖  
版式设计:徐 晖  
责任校对:湖 催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坛亲历记/柳萌 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9.3  
ISBN 978-7-5060-3375-6

I. 文… II. 柳… III. 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中国  
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881 号

## 文坛亲历记

WENTAN QINLI JI

柳 萌 著

**东方出版社** 出版发行  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5 毫米×927 毫米 1/16 印张:13.5

字数:156 千字 印数:0,001-5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3375-6 定价:23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 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# 目 录

- 1 记忆,从春天开始
- 11 简易楼里的中国作家协会
- 20 出刊即停刊的一本杂志
- 26 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
- 32 第五届作代会的一个小插曲
- 43 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
- 50 逼出来的“作家参考丛书”
- 55 关于“三驾马车”上路前后
- 65 一次尴尬的颁奖会
- 72 时间不当走云南
- 78 抢来的小说《感谢生活》
- 83 《小说选刊》是怎样复刊的
- 99 刊林独苗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破土记
- 111 命途多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- 126 开春吹来《三月风》
- 133 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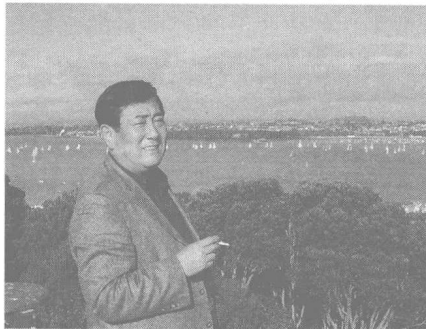
- 144 公开谈论“一稿两投”
- 149 作家同名累
- 156 文人与古旧物玩家的故事
- 163 跟足球一起风光的作家
- 167 我与几家新时期杂志
- 171 前辈作家的流光碎影
- 194 在维也纳当了一次“富翁”
- 199 拒绝莫斯科
- 205 本色难移的王朝柱
- 210 后记

## 记忆,从春天开始

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,对于时代,对于社会,对于生活,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歌曲。由于创作歌曲迅速、短小,以及易于流传等特点,在每个历史关键时刻,总是最先反映群众心声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坛,同样是歌曲这只鸟报春后,方有花红柳绿的满园春色。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,曾被人们视为文艺春天的到来。古诗云: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这文艺春天也有最先报春之鸟,就是摆脱“文革”歌曲滥调,以《祝酒歌》、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为代表的清新歌曲,最先传递的中国文艺的“春之声”。

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,正是著名歌词作家(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词作者)、中国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晓光。

农历戊子年春节前两天,晓光来电话给我拜



诗人晓光

年,我说:“你当官那么忙,还想着我。”晓光说:“再当官,再忙,你也是老哥啊,哪能忘记。何况咱们共同走过那么多年,经历过多少事情啊……”放下电话掐指一算,可不是,跟晓光相识相交整整30年啦。这30年的中国文艺界,发生过多少事情啊,都让我们这拨人赶上了,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幸运。

我年轻时因为政治上倒霉,1958年被发配到边疆劳改,生命中最好青春年华,完全毁弃在苦难岁月中。本以为从此与文学无缘,最后身死异乡了却一生。谁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,在老朋友王文祥(原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副总编辑)帮助下,1978年秋天,我被借调到即将复刊的《工人日报》社,在文艺部负责主编《文化宫》副刊。当时《工人日报》有两个文艺副刊,一个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《百花》,一个是以介绍文化为内容的《文化宫》,由于我有过报纸副刊编辑经历,领导就指定由我负责主持《文化宫》。《文化宫》副刊组共有四名编辑,除我而外还有两位跟我一样,同属于被借调来的“摘帽右派”,唯一的区别他们是原《工人日报》编辑。属于《工人日报》社正式编制的编辑,只有后来成了小说家的胡健。我当时四十来岁,胡健不过二十几岁,另外两位老编辑都年逾半百,组里工作特别是跑外的事情,我大都倚重年轻的胡健。胡健父亲是著名剧作家胡可,母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,她是真正的艺术名门之后,自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况和人士。由于副刊需要刊发新创作的歌曲,约稿组稿这件事情,理所当然地交给胡健,她就三天两头往《歌曲》杂志社跑,像红极一时的歌曲《祝酒歌》,能够第一时间在《工人日报》发表,就是得力于晓光的及时推荐。此时的晓光正任职《歌曲》杂志,他自己时不时也有新歌词写出被谱曲。因为有这样密切的工作关系,一来二去,我和胡健就跟晓光相识,后来又发展为不错的朋友。在我返京后的最困难时期,晓光给过我不少帮助,我妻子到中央民族大

学工作，就是由晓光托刘烽先生，找到学校领导帮助安排的。而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，这个时期晓光的创作，简直是情思如泉涌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让他一夜成名，随后又写出《那就是我》、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等等，由他创作的一大批歌词，经著名作曲家谱曲后久唱不衰。后来通过晓光的介绍，还结识了几位词曲作家，如施光南、任志萍、马骏英、舒小模等，都是那个时期的实力派人物。

正如我前边所说，历史的关键时期，总会有不同歌曲。这些歌曲都有明显时代烙印。经历过“文革”灾难的人都知道，那时有首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的歌曲，歌词连说几个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就是好……”，每次听到立刻让我想起，过去泼妇吵架时的情景，不禁在心中自问：“这也算歌曲？”歌曲应该是优美的悦心的，听过之后才会引起共鸣。后来晓光写出《那就是我》歌词，表达了对故乡的悠悠思念，经优秀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后，很快就在广大群众中传开。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演唱会的保留曲目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、《泉水叮咚响》、《我爱这多情的土地》、《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》等，一大批优秀的抒情歌曲陆续问世，像一只只报春的鸟儿自由飞翔。使人们感到春天真的来了。

当然，做为一个特定社会的人，谁也无法超越时代局限，特别是中国的艺术家，即使再有才华再有创作力，没有时代提供的宽松环境，无论如何都难以创作出好作品。那时的政治环境宽松到什么程度呢？这样说吧，像我这样一大批“摘帽右派”，都有机会陆续从外地回到北京，或被借调或临时找份工作干，就是最好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。正是在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，当做毒草被查封的图书开禁了，当做反动的电影开始放映了，就连《魂断蓝桥》、《翠堤春晓》、《简·爱》等翻译片，都以参考的名义在内部播放。紧接着跟随而来的是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，由小泽征尔指挥演出；著名小提琴大师施特恩，把优美的古典乐曲送来；还有芭



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、《吉赛尔》等，重新在首都舞台与观众见面。中国版的《茶花女》也由中央歌剧舞剧院公演，导演、演员、音乐演奏、舞美设计等，都是享誉国内的一流艺术人才，由于他们曾经被搁置多年，好容易有了这次公演机会，可以说，艺术才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人，一时间大饱了眼福愉悦了心灵。浓郁的文艺春天气息，几乎令人天天都陶醉。

有天中午，躺在办公室拼凑的椅子上午休，朦朦胧胧中飘来



台湾歌星邓丽君

一阵柔美歌声，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”，还是少年时期在家乡天津听过，此后再未听到过这天籁之音，愣怔片刻腾地从椅子上跃起，我向正播放乐曲的录音机走去。只见胡健托着脸在痴迷地欣赏，我还从未见过胡健如此投入，可见这美妙的曲调在她心目中，有着怎样勾魂摄魄的魅力。她见我走过去就问：“怎么样？好听吧。”我不敢声张，只是点点头。然后，看了看放在一旁的盒带说明，纸盒上清楚地标明：（台湾）邓丽君，以及歌曲名字《绿岛小夜曲》、《甜蜜蜜》、《小城故事》、《采槟榔》、《夜来香》等等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。从此以后更多港台歌星的磁带，不时出现在内地歌迷的录放机里，接着就是张明敏、奚秀兰等港台歌星，陆续登临内地的各类晚会舞台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其他的文艺形式，如同绿草鲜花，渐渐吐露芳菲。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，就是蒋子龙的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宗福先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，它们不仅轰动了整个文艺界，而且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关注。由于这两位作者都是工人出身，我所



小说家胡健与父亲、剧作家胡可(左)、母亲、电影表演艺术家胡朋

在的《工人日报》社,拿出相当大的版面刊出。此后还发表了张洁、刘心武的小说,这个时期的《工人日报》副刊,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界的一景。《工人日报》刊登的许多言论,此时都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。

有天随便翻阅新到的报刊,在《文汇报》文学副刊上,突然发现艾青的诗《红旗》,刊发在版面的右下角处。我的眼睛为之一亮,我的心更是兴奋,这不是传递一个信号吗:在政治运动



诗人、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艾青(中)、美籍华人学者刘耀中(右)与柳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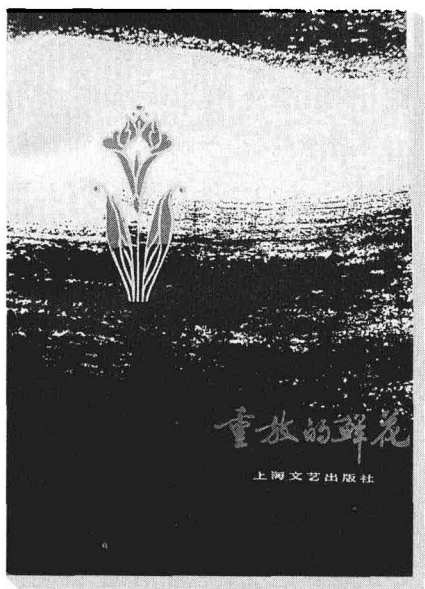
中挨整的作家,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复出。于是我建议《工人日报》文艺部主任李纪芳,趁此时机早点跟这些作家约稿,纪芳跟总编辑方群、副总编辑孟冬等人研究后,约稿的事情就落在了我头上。那时艾青一家刚从新疆回来,在北京还没有固定的住所,加之官方不便公布艾青住处,一般的报刊编辑或中外记者,都很难找到这位著名大诗人。恰好这时老诗人蔡其矫,知道我回到北京工作,就来《工人日报》找我,我跟蔡老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,他是艾青最好的朋友之一,自然知道艾青的北京临时住处。我就请蔡老引荐。

我年轻时候喜欢诗歌,艾青是我喜爱的诗人,两次听过他谈论诗歌,可是从无机机会近距离交谈。蔡其矫把我介绍给艾青。艾老听说我被划过“右派”,曾经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劳改,艾青立刻兴奋起来,笑笑说:“那咱们既是‘五七’难友,又是北大荒荒友啊。”彼此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拉近。当我跟艾老说到,他发在《文汇报》的诗歌,艾青沉吟片刻,直率地说:“过去发表我的诗,位置不是头条,就是像张桌子,放在版面的中央。现在挤到边上去了。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迹,就趁机说:“艾老,我这次让蔡老带我来,一是看望您,二是向您约稿,有一点您尽管放心,发表的版面位置,我们绝对不会委屈您。”艾青只是笑笑不言语。那次我从艾青那里,一下子拿来两首诗,一首题为《高山的风》,一首题为《镜子》,回到报社安排版面时,经我与部主任商量,摆在版面的右上角,而且加花边排楷体字。报纸出来送给艾青,从读报时的神态看,他对我们的版面处理,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随后从艾青那里,我又拿来多首诗,陆续在《工人日报》发表。

由于在艾青面前没有失信,还同是“天涯沦落人”,从此艾青对我也就比较信任,像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体育报》副刊,那时发表的艾青诗歌,第一次都是我帮助约的。我带着这些朋友去,说明来

意，艾青总是爽快拉开抽屉，拿出多首新作让我选。这些朋友羡慕地说：“艾老真给你面子。”其实我哪有那么大面子，无非说明受过磨难的艾青，更体恤同难者中的难处。此后我又为《工人日报》，跟秦兆阳、公刘、邵燕祥、白桦、刘绍棠等人约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本叫做《重放的鲜花》的书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书中收入李国文的《改选》、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、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、刘绍棠的《西苑草》、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、宗璞的《红豆》等作品，这些在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中，曾经当做毒草批判的作品，作者李国文、邓友梅、王蒙、刘绍棠、流沙河等人还因此获罪，现在居然当做鲜花重新开放，这无疑是个文艺“拨乱反正”的信号。果然，“反右”“改正”了，“胡风”错案平反了，就连萧军这样的老作家，都被戏称“出土文物”进入大众视野。中国文艺真的进入一个新的春天。

当然，比这更令我兴奋的是，相隔半年之久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届文代会召开，我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采访。那些我敬重的文学泰斗，那些我钦佩的艺术大师，经过长期磨难和漫长等待，此刻相聚北京西苑宾馆。亲见他们相逢时的情景，作为一个晚辈文化人，为他们失去的宝贵时光惋惜，更为他们脸上有了微笑欣慰。尽管开心的日子来得迟了，



当年的毒草成为《重放的鲜花》

但是毕竟还是真的来了，怎么能不让人们高兴呢。有的人合影留念，有的人对盏言欢，多年的思想隔膜，在一时的欢乐中，仿佛都不复存在，共同迎来的美好春天，让人们的心胸变得豁达。

我的所谓“右派”问题“改正”后，经老作家秦兆阳的推荐，我正式调到《新观察》杂志社。这家杂志社隶属中国作家协会。我在这家杂志社负责杂文版面，这样，就使我有机会接触一大批国内极富影响力的杂文大家，以及艺术造诣深厚的大漫画家，他们敏锐的文思和犀利的笔锋，无一不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。由于作品内容切中时弊，难免招来“对号入座”者不满，作为编者少不了检查，我却反而觉得无比欣喜，因为说明作品起到社会作用。不过此事也说明，时代到底进步了，检查而不再治罪，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。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进步，后来才会有大批优秀作品，不时出现在国家级报刊上。仅以我熟悉的作家、诗人为例，如老作家、老诗人艾青、秦兆阳、孙犁、袁鹰、林斤澜、邵燕祥、公刘、蔡其矫、牛汉、蓝翎、王蒙、张志民、李瑛、姜德明、鲁藜、白桦、艾煊、海笑、梁南、晓雪、林希等，都时不时会有新作问世，如青年诗人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和北岛、舒婷、徐刚的诗歌，如张洁的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，谌容的《人到中年》，李国文的《月蚀》，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，陆文夫的《献身》、《围墙》、《美食家》，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，邓友梅的《那五》、《烟壶》，张贤亮的《灵与肉》、《绿化树》，刘绍棠的《蒲柳人家》，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，冯骥才的《雕花烟斗》，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、《爱的权利》，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陈建功的《丹凤眼》，《飘逝的花头巾》，陈世旭的《小镇上的将军》等小说，如叶楠的电影剧本《巴山夜雨》、《甲午风云》，如剧作家苏叔阳的话剧《丹心谱》等，无不最早出现在这个文艺新时期，如同报春的花树让人心情畅快。每次出席中国作协优秀作品颁奖会，在为作家们的成就高兴的同时，

更为他们赶上较为宽松时代感到庆幸。公刘、邵燕祥、蓝翎、白桦、孙静轩、舒展、梁南、林希等，这些我熟悉的作家和朋友，这时也都有大量各种体裁作品问世，每逢读后都会不由地感叹，过去那些所谓政治运动，毁了多少年轻有为的人哪。这些朋友和作家，当年那么有才华，一场“反右派”运动，他们 22 年美好年华，就被无情地白白毁弃，幸亏年龄还都不算大，复出后才有可能重新操笔写作。

如果把“文革”十年，比喻为寒风凛冽的冬天，这十年的文艺园林，可以说是百花凋谢杂草丛生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文艺上的大繁荣，促进了报刊的大发展，老的报刊恢复了，新的报刊创办了，文艺作品有了更多载体。我国跨越两个时代的杂志，只有当时我供职的《新观察》，沉寂多年之后一复刊，就在社会影响和发行量上，名列全国期刊的前几名。《广东妇女》要更名《家庭》，天津要办《八小时以外》杂志，都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，想听听我们办杂志的经验，我就成了这两家杂志最初的见证者。我还跟



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

几位朋友一起，为中国残疾人基金会，创办了名为《三月风》的杂志，我帮助这个刊物起名时，寓意就是改革开放春风。这是我国第一本残疾人刊物，这也是我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。其后，《中国作家》的创办，作家出版社的组建，《散文世界》的运作，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重起，《小说选刊》的复刊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创刊，我同样付出了精力和心血，然而，让我更为高兴的是，作为一个受过磨难的老编辑，能够在有生之年获得机会，认真地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即使有什么辛苦、艰难和打击，都会化为甜蜜和幸福。

福留于心中。

当然,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,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,同样会有些不协调音。比如,这个时期流行穿喇叭裤,思想前卫的青年人,非常喜欢购买穿着。在思想守旧者眼里,就被视为奇装异服,听说有的单位就禁穿。不过最后还是未能挡住时代潮流。记得当时有幅漫画《全家福》,画一家老小几世同堂,穿着黑蓝两色中山装,严肃正经地端坐合影。就是嘲讽这种千篇一律的服装文化。这些近于荒诞的事情,如果跟今天年轻人讲,他们以为是天方夜谭,然而,确是30年前的现实生活。现在回过头去来看,改革开放清新的风,吹开的首先是观念铁门,而后才是催生优秀作品。说这个时期是文艺新时期正是新在观念上。

此时,文艺界偶尔也会刮起风雨,尽管说不叫什么政治运动,但是对于人们正常情绪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跟过去几乎无异,只是不再十分担心政治命运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有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,由于政治上比较敏感,在他获准出国访问时,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朋友,几乎没有一个文艺界的人。跟文艺界多少沾点边儿的人,只有我和新华通讯社老记者戴煌,还有时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王宏烈,因为王宏烈跟许多作家都是朋友,特意从秦皇岛赶来为这位朋友送行。可见那时政治天气,依然让人捉摸不透。每遇这样的风雨天,文学佳作相对不多。这算是春季里的风沙天吧。

总之,充满激情和忧患的文艺春天,让我们这拨儿人完整地走过,留下的记忆自然也就极为深刻。详尽地记述这段历史,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,我作为一个普通目击者,只想在这里记上一笔说明,这30年酸甜苦辣滋味,总算都一个不落地尝过,从丰富自己人生来说,这又何尝不是好事一桩?!

2008年2月16日

## 简易楼里的中国作家协会

北京沙滩北街2号大院，历史上曾经是北京大学的老校舍，光荣的五四运动就在这里爆发，院中空地未盖临时房子之前，就是著名的五四广场。现在这个大院划归《求是》杂志社。在东土城路25号楼未建成之前，总有十多年的光景，中国作家协会机关都在此，不过只是占据广场的空地，盖了一栋简易楼用来办公。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的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，随着作家协会的迁出也于2003年最后搬走，作为《小说选刊》一名工作人员，我不得不无奈地跟这座大院说声“再见”。

从1980年10月到中国作家协会报到，至2003年10月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迁出，总有整整22个寒来暑往的日子，我出入这个闪着五四灵光的大院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供职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（出版社）办公室，跟原北京大学红楼只有一墙之隔，几乎是整天跟她对视相望。得空时想想那些当时的北大文化名人，一位位就会走进我的记忆中，能够有机会与这些学界泰斗为邻，在我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那时只要从衣袋掏出“工作证”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大院，因为这里有我工作的单位，再怎么也算是



大院的主人。可是现在就要彻底地离开了，即使今后有机会再来这里，总得到传达室进行登记，以大院客人的身份来访。只要一想到这些，我的情感和情绪上，总是有点依依不舍。

人大概都是这样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总会产生感情的。倘若这个地方跟你的命运相维系，这种感情自然就更会难舍难弃，稍微动一动都会觉得撕心裂胆，生命顿时就会感到无着无落了。沙滩北街2号院对于我，就是如此。我坎坷苦难的前半生，是在动荡情况下度过的，直到进入沙滩北街2号这座大院后，我的命运才有了某种归宿感。其实我在这座大院里，不，应该说是我所在单位，根本未住过正经房屋，只是借用这座大院地皮，盖起一栋简易楼房办公，充其量算做这座大院的“房客”。因此，与其说深情眷恋这座大院，反不如说怀念那栋简易楼，怀念简易楼里那种融洽、和谐、平易气息，似乎更符合我的真实情感。这座简易楼是文学界的寒暑表，也是我后半生沉浮的显示器，想起来，很有点儿小楼风雨我知情的味道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，几乎各种事业都是百废待兴，在“文革”中被践踏荒芜的文学园地，更是得从“整地”“播种”开始劳作，方有可能渐渐恢复那往日生机。刚刚组建的中国作家协会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，就在沙滩北街二号院里，在当年五四广

